通志堂經解

ヒ12
1411
3 9

門 口 12
號 卷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二

吳郡陳深撰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 丁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定四年蔡人男女以辨 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 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俟從國江之北汝之南蔡於是請遷于吳楚將受之蔡吏報楚就吳 隨漢東之國自楚武見伐之後不復見者一百四十餘年未嘗列諸侯之會蓋世服於楚也吳師入郢楚子奔隨而隨獨免之卒復楚國故德之而使列於諸侯今得見於經定六年許爲鄭所滅未久復見楚封之也經不書不與中國制在夷狄也 楚師還蔡經止書圍蔡蓋蔡嘗以吳師入楚幾亡其國楚復讎之事可恕也故書楚子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辭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亳社 郊 春秋書郊終於此魯郊非其禮而又非其時故牲被災害此比有之經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則有不勝書故聖筆因其變而志其失以示戒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氏傳齊師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魯師圍鹧鸪人執晉董不書非公命取棘蒲晉地

許氏曰霸主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會從以戰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宣十四年邾子來會十五年邾子來朝其年定公薨邾子來奔喪邾之事魯甚譖定公喪甫暮而仲孫何忌伐邾書之以見內惡也

二年 戊申 春王三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火虢反又音郭東田及沂西田 左氏傳春伐邾將伐絞邾邑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東之田而受盟 襄十九年魯嘗取邾田以入己私也經列書之以彰其惡魯兩納邾叛人邑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三家恃強凌弱不道甚矣以中國伯衰故無所忌憚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句音鉤邾地 春秋書盟止此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 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三家政由己出無取邾田人強要之盟邾何敢弗從紓其滅亡幸矣經列書之以著其惡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世子蒯聵出奔在外蒯聵之子輒立

滕子來朝 滕來朝凡四今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經書衛世子本其當立也之惡不言自著矣蒯聵雖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後欲立郢郢辭遂止及公卒而蒯聵之子輒立則立輒非君命也使輒知其命之非正逆其父而還以位則子道順而國定矣柰何輒貪國而不知有父堅拒其入聵居戚十三年因孔悝之臣乃得入而輒始奔魯魯是滅其天性絕其天倫不可立於天壤間矣尚何足以君國乎經書鞅納衛世子鞅不降書人得無貶焉則知所納善也與晉人納捷菑于邾者異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衛地在戚城南 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即罕達子般 即弘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即鞅衛大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肩斃踣於車中獲鍼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皆言師師其衆敵也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趙鞅為志乎為此戰也云爾兩不足書侵伐無客主也罕達送輸而趙鞅禦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緩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通志堂

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于吳言不時遷駟之所爲哭而遷墓將遷與先君辭　楚圍蔡蔡降使疆于江汝楚師還又背楚請遷于吳吳許之又悔吳以師臨蔡蔡侯懼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於是徙于州來書大夫而稱國以殺君與用事大夫擅殺之也蔡悔請遷及吳師入委罪於人自乎上下危疑旋致禍敗也

三年己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石曼姑爲衛輒圍戚而書齊國夏先之者子不可以加父臣不可以加君也特書以誅其惡　許氏曰觀乎蒯聵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今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地震凡五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宮人救火禜于門以火自近及遠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桓僖不毀非禮也三家以出於桓而立於僖以是爲悅者桓至此十世僖至此七世矣僭而存之瀆禮之甚天變豈虛加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公羊作開陽　杜氏注魯當北境邾開陽縣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元年鳳食郤牛三年地震宗廟災變異之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木亡而未務

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以十年宋大心奔曹而助之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氏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桓子之簡臣（無死）南孺子之子（季桓子妻）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則肥（季康子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魯大夫）視之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康子聞桓子有遺男不須遽請退當令鞠育之俟其長而還以位則善矣正常言未幾而奔公使共劉視之則已殺之矣康子僞勇於退而使人戕之也負位而忍心如此不義甚矣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杜氏注公子駟之黨　放公孫獵（擅放之也）　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辛（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去年伐邾取田與邾子盟今年又圍邾皆叔仲貪利忘信也經（詳書以志其惡）

四年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

吳　左氏傳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懼楚音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石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鄭公孫輩蔡侯誣吳乃委罪執政以說人心危疑又將如吳大夫懼其復遷公孫翩亟而射之卒蔡人殺翩公孫辰奔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疑皆翩之黨也翩之黨酒名則翩非微者也非微者而稱盜蓋一旦竊發爾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爲盜殺所殺其君之不道可知矣胡氏所謂變文書盜以警有國者之君也書盜殺蔡侯申繼書公孫辰出奔見辰亦與聞乎弒畏人疑之而自逸耶經去其官亦微見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許氏山天下無霸故宋得以執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蔡侯既爲盜殺未久主殺二大夫者誰與當時用事之臣也故前輩疑蔡下闕一人字蔡人殺二大夫以其翩之黨春秋稱國以殺而不其官以專殺大夫之罪書之蓋以其黨罪未明而失刑耳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河南山北楚使謂陰地之命大夫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少習商頌武閔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戎蠻子以畀楚師　經書晉人貶之也戎蠻失地窘窮奔于晉之河南山北楚人求之晉人詐執之不仁也執而歸之楚不義也以中國之霸主而歸夷狄之俘不競至此可哀也已僖二十八年晉侯執曹伯畀宋人今曷云歸于楚胡氏謂循京師楚也畏楚之強也呂氏曰春秋之世諸侯視強弱相侵伐以相取下動失其正人理絕滅不道之甚也

城西郛　魯城西郭以備晉也

六月毫社災　毫即殷也毫社殷社也殷都于毫武王克商而班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社者封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毫社北牖使陰明也天火曰災毫社災屋之故有此災此制計必始于湯也亡國之社災變之大也書之以記災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卒　頃公卒毋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五年　辛亥

春城毗　毗魯邑城之以備晉也

啓陽去年城西郛今年城毗明年又城邾取勞民以興土功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氏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秋九月齊侯杵臼卒　左氏傳齊燕姬生子燕姬景公夫人生嫡子不成而死未冠不成人諸子嬖如景公妾之子荼嬖荼即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開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欲立荼未發姑以此塞大夫之請公疾使國

惠子國夏高昭子高張立茶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喪事不數葬齊景公非禮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唯文七年不告月此年葬齊景公爾皆譏其變常也　春秋不書閏旣此其書閏何也喪事不數閏譏其閏月葬也

六年　壬子　**春城邾瑕**　杜氏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州任城縣地也劉氏曰或邾之瑕也或曰內邑也魯自背晉數年閒凡八城邑懼晉來伐以嚴守備勞民極矣未聞修德布政以自力經屢書之以示貶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吳伐陳　左氏傳吳伐陳脩舊怨也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滑陳大夫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可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哀二年侵陳今又復脩舊怨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傳齊陳乞鴆事高國皆言諸大夫將禍子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陳乞將立陽生乃與諸大夫謀先逐高國高國去陳乞弒君之謀得肆矣高國並為世臣一時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陳乞諂事而不察其詐謀反覆卒墮其術中故書名以罪之也

叔還　音旋　**會吳于柤**　柤楚地　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將戰王有疾卒于城父子章立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弒其君荼　書齊陽生入于齊繼書陳乞弒其君荼見陽生與聞乎故也陽生已奔魯何為而遽入于齊陳乞召之來也乞召之來匿於其家將以之為君也以之為君必去荼也荼野幕之下經何以書陳乞弒其君荼也荼召陽生入則首禍者陳乞也豈非乞之詭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不書公二君以其廢父命篡荼以自立是自絕于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稱齊陽生者程子謂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也定八年鄭始叛老丘之役定十五年鄭以宋公子地來奔欲取地以處之故伐宋攝忽自此始至是宋侵鄭此後各取其師以逞其暴是時伯夷故志其所為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鄫 才陵切鄫今琅邪鄫縣 左氏傳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獻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吳恃強大欲霸中國魯會吳于鄫徵百牢景伯以周禮折之弗聽魯以吳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康子不樂而出康子爲景伯道破伐小國不仁乃推公伐無故而入人之國處其宮書夜掠此何異大盜魯以禮義之國而忍爲之是皆季孫恃強凌弱貪利專恣而無忌憚也明年吳爲邾來伐齊人來取二邑自貽其辱然後乃歸邾子益于邾始懼吳齊矣經書而不諱以示戒於後也邾子益何以名以其虜服也不言滅吳故明年吳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

宋人圍曹 冬鄭弘帥師救曹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甲寅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其不言滅何也曹伯陽好田弋曹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曰宋公入曹而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宋去冬築五邑於曹郊圍之春宋公伐曹將還諸侯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趙氏曰經不書殺故宜略之

吳伐我 吳爲邾故來伐不言四鄙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吳師首克武城克東陽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盟而還魯恥城下之盟因諱而不書也

夏齊侯取讙及闡 讙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今襲慶府龔丘縣 闡魯闡鄉漢爲剛縣故城在龔丘縣 左氏傳齊悼之來也季康子以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康子叔父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之 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以康子不與季姬又邾子齊甥魯執之以歸齊使吳請師將以伐我故懼而歸邾子秋及齊平且逆季姬以歸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卒閔公維立

齊人歸謹及闡 左氏傳季姬娶故也

九年乙卯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雍丘縣屬陳留今開封鄭武子騰即字達嬰許瑗許其外取邑故許瑗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壘合鄭師哭于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 趙氏曰悉俘之曰取取者得之稱任氏曰取者臆皆受敵無所逃命而惟我之所欲也春秋未嘗書取某師惟宋鄭二事而已或以取字即敗字之誤 鄭罕達輕許嫈人以利而動擅弄兵以圍人之邑徒喪師敗律以殘民命罕達之罪也

夏楚人伐陳 左氏傳陳即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杜氏注報雍丘　冬十月

十年丙辰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猶故遂奔齊

公會吳伐齊 左氏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十年公會子邾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艾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常山劉氏曰公會夷狄伐中國諸侯具文可見其罪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以說而以疾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胡氏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魯入邾以其君來齊侯取謹及闡如吳請師討之魯懼而歸邾子齊歸謹及闡使使辭師于吳吳子怒反約會伐齊魯畏吳不敢不從遂伐齊南鄙師于艾齊人弒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日夕亦不可行弒逆不思禦之之道遷弒悼公以說于吳使齊戰而敗績危在日夕亦不可行弒逆以抒難意悼公猜忍而無人君之度其用事大臣必有疑忌或悼公欲殺用事者以說而謀泄反為用事者弒之以解吳禍齊之臣子其罪固不可勝誅矣而經止以卒書者不忍中國之君為吳夷來寇而罹此凶也如是書法歸自聖心此游夏不能贊一辭也

夏宋人伐鄭 宋去年春取鄭師秋又伐鄭今年夏又伐鄭春秋惡其修怨不已悉書以示貶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犁一名隰皆齊地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齊方有喪晉人伐之非禮來聞以竊利耳經書實事以見其罪

五月公至自伐齊 不以會至而以伐齊至不與公從夷會也

葬齊悼公 悼公弒簡公子壬立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彄蒯聵之黨輒方拒父何敢歸也必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惠公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左氏傳冬楚公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吳季札適齊夢少子坐壽夢之棺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矣劉氏曰推驗季子年僅百歲彼其清高不汚寧貧將亂國之兵者邪似異時事傳附着爲說耳春秋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吳救陳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以吳純用夷狄之道也楚伐陳列國坐視而不敢救夷伐而夷救之故變而書號而傷中國之衰故書救亦止於此也

十有一年 丁巳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國書伐我爲前年公會吳伐齊師于鄎故冉求爲季氏宰勉季孫主乎戰以禦齊師及齊師戰于郊冉求之師能用矛入于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遁 胡氏曰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 垂訓之義大矣

夏陳袁 左氏穀梁作棘 頗破可反又平聲出奔鄭 左氏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五封大路鑄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 許氏曰春秋書袁頗之奔所以爲人臣附上以刻下托公以營私者之戒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

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案傳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戰于艾陵展如吳大夫敗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公再會吳伐齊戰于艾陵不言公者公與上伐不與下戰也公何爲不與戰齊主與吳戰不爲魯也獲齊國書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國書爲志乎此戰也云爾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傳衛大叔疾即世叔齊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殺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取是二者故出 疾在宋處巢死焉

十有二年 戊午 春用田賦 左氏傳十一年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取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

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 廿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此斂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爲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藉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何氏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宣公初稅畝而既益其稅矣成公作丘甲而又增其賦矣於此又欲變而別以田爲賦則斂愈重而民愈困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吳女也其曰孟子諱取同姓也吳與魯同姓在禮娶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厚別也昭公之取孟子徒欲一時結好強吳以去三家悖禮甚矣春秋隱之來不書至卒不書葬不夫人不諡不小君皆諱同姓也何則書至必曰夫人某氏至自某孟子則不可言姬氏至自吳也書薨必曰夫人某氏薨孟子則不可曰夫人姬氏薨也書葬必曰葬我小君某氏孟子則不可曰小君姬氏也言婦人之字必配之姓孟子不可配之姓爲君隱其實亦不可諡曰昭姬此所以但書曰孟子耳然雖爲君隱其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子于橐皐 章夜反 音託 皐 橐皐在淮南谷遠縣東南今廬州愼縣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于

曰必尋盟尋而温之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往年會鄫今又會橐皐經據事而書譏公復與夷會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鄖在海陵今泰州城下 左氏傳吳故會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以衛先時殺吳行人欲執之以子貢言乃舍衛侯 趙氏曰案上文公自會吳于橐皐不言宋衛同會若實同會即當書之又若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衛辭吳乎吳力猶能囚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矣經文衛不與吳會即子木子貢之言並無所施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戈錫反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畛疆焉以爲二邑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約三國俱棄之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冬温而螽生書以紀異也

十有三年 己未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 宋向巢帥師伐鄭圍邑鄭罕達救邑圍宋師師敗績鄭人獲宋師囚以歸報雍丘之役也 左氏傳夏公會單平公開封縣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陳留封丘縣有黃池

千。八十七
劇郤士不書尊之也不與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左氏以爲先晉非也國語以爲先吳外傳又謂吳以甲三萬脅晉而先之是也蓋是時晉霸已衰不主諸侯者二十四年宋之會甚二十七年楚已先晉矣陵遲至此夫差擅強氣吞區宇中國愈不能抗故此會但及者吳王會而晉侯及之也諸夏衰而同夷狄也然不曰會吳子者夷狄不可主乎中國也此上屢書吳但稱號此進之子何耶晉諂吳僭王宜曰吳公吳從之以甘知過故進之以爵亦所以見中國之衰書晉在上而及吳子所以抑夷狄之稱也抑夷狄存中夏聖人之意微矣公羊謂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想斯時大小諸侯畢至惟宋不至故吳會後伐之然止書魯晉會者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與夷狄之主中夏也自此世愈降而愈下其亂極矣宜乎明年聖筆絕於獲麟也其時吳方強恣先會諸侯不知越已乘虛而入吳矣吳子歸及越平終于胥二年天始弱矣之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陳即吳故楚屢伐之今以越入吳吳亂不救故又伐之

於越入吳　左氏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越大夫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目泚上黿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曰吾父之旗也弥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嚭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惡諸侯聞之自剄

七人於幕下以絕口吳子方會以詔侯于中州越乘其無備而入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王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彗星也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方乎

盜殺陳夏區　音謳　夫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十二月又螽又比年十二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春秋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　庚申　**春西狩獲麟**　杜氏注大野在魯西故言西狩左氏傳大野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時所未嘗見故怪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魯史所以得書獲麟詩釋文麟麏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律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　杜氏曰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處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終也　麟仁獸也出非其時不幸以衒獲而罹害夫子烏得不感歎而傷之乎故春秋于是終焉嗚呼春秋之季亂至極矣禮義泯絕綱紀紊亂中國益微夷狄益橫倫而至戰國矣宇見而麟獲文中子所謂仲尼申天道以戒周蹤除舊布新之妖其兆於東乎王者之嘉瑞其獲於西乎於是乎絕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翠屏張志道先生始采摭羣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于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厖者則爲辯疑以折其誤凡爲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矣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

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于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書剖析精當于開章之大義并如學者誠有得于此則于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手澤而梓之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嘗以行夏之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于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吾寧蚤學是經以叨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也間讀魯論夫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恍然

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記及古註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著者也而猶未敢自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氷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茲因泰使安南假館俟　命之暇始克會稡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爲多以其去古未遠有据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說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爲說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改月之說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說次于春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具于右非敢爲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洪武三年春三月三日晉安後學張以寧序

春秋春王正月考

後學晉安張吕寧述

前集

論語

子曰行夏之時

子朱子集註曰三代迭用三正天開於子周以子爲天正地闢於丑商以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以寅爲人正而時以作事則歲月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愚按字義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月行每遲於日積三十日而與日會謂之一月二者固不同也夫子

明言行夏之時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可知夏以建寅之月爲春爲正則商周以建丑建子之月爲春爲正可知不言月者月繫於時舉時以該月也聖人之言簡而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如此子朱子謂歲月當以人事爲紀又謂取其時之正曰月曰時已具此意至漢劉向曰周春夏冬也說具引春秋傳陳寵曰天以子爲正周以爲春全文見引後漢書陳寵傳則甚明白矣

孟子

梁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旱

子朱子集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離婁下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子朱子集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從趙岐註前亦同

愚按子朱子之說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正朔也

子朱子語錄曰據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荅

吳晦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合用時王之月

愚按前語明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春也後語明春王正月之春也皆朱子晚年之定論朱子說見語錄俞氏皐集傳李氏廉會通李氏廷夏時序引之

張氏集傳曰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爲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即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愚按張氏名洽字主一臨江人子朱子之門人高弟弟子也曰月之建子即以爲春於朱子周元改作春正月之說必有所授之也

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興受命改正正朔各異時亦不同夫子於魯論言夏時通乎夏時之說則後之冬不可以爲春之疑可釋矣故首之以夫子之言孟子於七篇言周月依乎周月之說則後之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亦可釋矣故次之以孟子之言朱子孔孟正學也張氏夫子門人也故又次之以朱子而以張氏附焉大聖大賢之說定則春秋之開卷第一義明矣春秋之三傳三傳之註疏皆同故以春秋經傳註疏及漢儒之引春秋爲說者又次之傳記子史亦同而劉向陳寵之說甚堂足以

發明春秋之旨故引所載子思之言及禮記漢史記前漢書律歷志後漢書陳寵傳備述于其後朱子於孟子集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之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之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於更定而歸一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故今因朱子之說更定而補之以次於春秋經傳之後列於傳記子史之前以尊經也若夫近代衆說之不齊則亦因朱子之說悉辨其疑以次于其最後而自叙其躁狂踰僭之不韙以

終是編云

又曰夏以建寅爲春爲正人紀也百王所同之善政周以建子爲春爲正天施也一王所用之權制故夫子欲用夏時而漢以後行之至今也是編也非敢重周時違聖言也誠不忍聖人作春秋以周臣子用周正朔本無疑而蒙後世之疑故釋其疑以尊聖經也凡虞夏之書用夏時七月之詩言公劉用夏時者皆不録以爲證是編爲考周之春王正月作也孟子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說見七八月之間旱章此無註亦不録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曰王周正月杜預註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傳序又曰所用之歷即周正也胡氏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正月則十一月是也張氏說見前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傳書時失也

公羊傳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僅甚也何休註月令二月雷乃發聲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

胡氏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鍾巫之難萌矣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以公子暈之禍當之

愚按三傳皆以爲不時爲變異也漢劉向之說明白故胡氏從之此周正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杜註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時也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胡氏從公羊傳

愚按周春正月夏冬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氏傳曰周禮中冬教大閱書八月不時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氏傳曰閉蟄而烝 註閉蟄建亥之月此夏之仲月非爲過而書爲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胡氏曰非以不時爲再烝見瀆書也

愚按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趙匡曰四時之祭皆

夏
時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愚按周五月夏三月也傳夏字衍文也穀梁皆夏時此誤也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記異也註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大盛兵象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註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温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穀梁曰時燠也

胡氏曰今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向以為周春夏冬也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曰譏嘗也註當廢一時祭以奉天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時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旨也

胡氏曰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周正也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氏曰不害嘉穀也註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漂殺無麥及五稼苗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愚按周七月也周季秋夏孟秋也孟秋涼風至白

露降見月令少陰用事殺氣至也律爲夷則陰氣夷傷物也見律歷志是月登穀而五種皆不殖矣左氏謂不害嘉穀杜註謂黍稷尚可更種皆非也緣麥苗之並書杜氏遂以爲五月水出漂殺熟麥也考於二十八年書冬大無麥禾則於義不通矣蓋麥爲五穀之一續食之最重者故書麥苗麥禾以該五穀也書無麥苗於秋見五稼之皆無志大水爲災也書大無麥禾於冬見五穀之大無志倉廩俱竭也則秋爲周七月明矣

十七年冬多麋

左氏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愚按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戝

愚按漢五行志以爲戝盛暑所生非自越來盛暑夏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書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公羊傳註書於冬五穀畢入計食不足然後書

愚按冬周十月也幽風十月納禾稼故傳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僖公十年冬大雨雪雪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

愚按周十月也孟冬水始氷地始凍書大雨雪寒

甚過度也

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氏傳註書時失也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爲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註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冬十月君謀不行舒緩之應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左氏傳註前年再失閏故置兩閏以應天正故言此年正月建子以無氷爲災而書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爲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也

宣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曰記異也註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也

愚按此周正也殺菽舉重也未可殺而殺故以爲異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月螽

左氏傳註是歲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月九月初尚温故有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左氏疏曰正月今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著樹爲冰記寒甚過節度穀梁傳曰志異也註木介甲胄兵

之象此說爲是左氏疏非也故不引爲證附著於後

又按春秋無事必書首時首月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夏者假大而物盛也周之秋七月夏之夏五月秋者一陰生而肇斂也周之冬十月夏之秋八月冬者藏而歲終也義見漢書律歷志固亦可通而終未善故夫子欲行夏之時也亦附著于後云

左氏傳

隱公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註温周邑周之四月今之二月也麥尚未熟言取温之麥蓋帥師艾蹂之也秋今之五六七月也禾亦未熟復帥師艾蹂成周洛陽之禾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周正月今之十一月蓋十一月之一日冬至也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周十一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尾星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天策焞焞傳說星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十月朔丙子旦註周十一月一日日在丙子且朝旦也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註以星驗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時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晉

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愚按漢書五行志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詳見後辨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歲云秋矣註周九月夏之七月五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註民爲出在外象晉異爲風在內象秦占時屬秋風吹落山木之實秦爲主故曰我落其實

愚按周九月夏七月周正也

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與於食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其至於今註所稱正月得夏一月甲子也其三之一也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爲三分六甲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註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之日始四百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愚按絳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詳見後辨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註謂夏十一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註謂奎婁昴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百八二月日在昴畢出冰而用之

愚按夏三月周五月周正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唯正月朔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

月也 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乎子以爲六月卦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 日過分而未至 日過春分而未夏至 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註言此六日當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愚按亦周正也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傅曰西及漢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 註建辰月 於商爲四月 註亦建辰月 於周爲五月 註亦建午月 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月五月之交其宋衛陳鄭乎 案後漢註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而今孛星出辰西北芒東及天漢故曰今除於火註今彗出所除於大火大辰之星

愚按傳稱八月而經書冬周之冬夏之秋嗣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而梓慎之言改月明矣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曰夏五月火始昏見 註大火心星建辰之月始昏見 丙子風 六六 戊寅風甚壬午火甚

愚按大火昏見夏之三月也今經書五月周五月夏三月也周正也

昭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註謂陰勝陽故曰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 註五月建辰故曰已過春分之節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 註陽氣盛時猶不勝陰氣久鬱及其勝陰必將猥出 能無旱乎陽不克莫 註莫然不動 將積聚也 必將積聚而爲災

愚按亦周正也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吳其入郢乎日月在辰尾 註辰尾龍尾也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愚按亦周正也

桓公五年秋大雩

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愚按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不時大雩於上帝用盛樂又僭禮故書無庸言也然其言啓蟄而郊何也蓋左氏所言者郊以祈農事雩以祈雨澤嘗烝以秋冬報皆農事也而孟春以祈穀于上帝故亦謂之郊考於禮記一歲有數郊惟冬至禮天神于圜丘乃正爲天子之郊禮記明言成王賜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是冬至圜丘之郊也況春秋書魯郊繼以猶三望三望者祀山川也則是魯郊非祈穀之郊明矣

襄公九年春宋災

左氏傳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味爲鶉火（南方柳星也）心爲大火（東方蒼龍星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門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

愚按春秋凡書春周三月夏正月也左傳曰龍見而雩謂夏九月蒼龍角亢之星晨見東方火見而致用謂心星次角亢而晨見也月令曰季冬之月

旦氐中氐亦大火之次故昭三年晉張趯曰火中而寒暑退杜氏註曰心星以季冬旦中而寒退宋商後也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士弱特言其理如此耳初未嘗言此爲火出建辰之月也夫大火有春冬晨見旦見之不同此乃大火旦見於去年夏之十二月既一月而災應之也以天道言之則昭十年三月鄭鑄刑書晉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六月而鄭果災既三月而後應也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火之次至十八年夏五月宋衞陳鄭災既七月而災始應天道遠也以人事言之則宋樂喜爲火備如徹小屋塗大屋備水器表火道具正徒納郊保庀官司庀刑器出車馬庀武守徹宮敬享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外之類非一朝夕倉卒可爲也則此春爲周之十二月夏之正月明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

左氏傳裨竈曰陳水之屬也火水妃也今火出而火陳五年陳將復封

愚按周四月夏二月也裨竈言火出而火陳者乃大火旦見於去年夏十二月至是更二月而災應也經傳言火出而災者四鄭災者火出建辰之月宋陳災者火見於建丑之月宋衞陳鄭災者冬孛

丁大火之次非專言火出建辰之月也

總論曰秋大雩之傳曰啓蟄而郊宋災陳災之傳不言火見於某月恐有疑其爲夏正者故詳說兩附著于後

周易

臨卦彖曰至于八月有凶

孔穎達正義曰八月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也

愚按本義之說以八月爲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爲建酉之八月爲觀亦臨之反對而有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

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爲七日矣則臨卦當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遯爲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有凶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爲夏正之八月又九閱月尤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

爲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爲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絕無凶也而況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爲明白今若以爲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爲觀是文王而用夏正也文王作爻辭時爲商西伯爲商之臣用商之正復何疑乎若爲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爲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隆山李氏舜臣）亦有謂文王演易守

猶爲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
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爲丑乃商人之正文王迭
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
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爲萬世戒其意微矣則
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
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爲此論故愚極辨文王
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爲至德者焉
兌卦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愚按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曰
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著之於十翼言其
理也不曰兌正秋而曰兌孟冬於理不可也若周

之時則一王之所用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
其事也以爲改從夏時是改周之正朔矣二者固
不同也臨之彖乃文王脫羑里爲西伯之時其時
位與夫子亦不同也

詩

唐風蟋蟀篇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毛傳曰蟋蟀蟖也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疏正義曰戶內戶外總名爲堂七月篇言蟋蟀九月在戶此言在堂謂在室戶之外與戶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歲未爲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歲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歲暮也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歲聿云暮其意與此同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愚按周以十一月爲歲首故此言十月以後爲歲

暮九月爲歲聿其暮周正也

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靰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註十月坤月嫌於無陽故名之

月爲陽月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愚按此詩曰雨雪霏霏曰歲亦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故其首章曰歲亦莫止周以夏十一月爲正月爲歲首也

六月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愚按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寇時也

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一

鄭箋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

愚按詩下文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曰彼月而微則維其常此日而微于何不臧反覆言之以釋上文亦孔之醜謂彼月陰也宜有時而食此日純陽君象也不宜食而食此其所以爲醜惡之甚也其義至明不必他爲之說史記天官書亦曰月食常也日食爲不臧詩下文曰煜爗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焉亦爲變異此詩亦周正

也

四月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
日烈烈飄風發發
毛傳徂往也鄭箋曰徂猶始也
愚按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爲
周改正月爲春則此二月爲夏矣周之六月夏四
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
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
我征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
之辭今若以徂暑爲暑往則颺風夏正之七月大
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爲夏六月而暑已
往也以爲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爲季夏非暑自
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
朱子集傳曰淒淒涼涼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
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律歷志曰陰氣衰當
傷之物夷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淒淒百卉具
腓指夏周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註曰秋
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註盲風疾風也
朱子集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
小明篇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云云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昌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云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
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鄭箋曰征行徂往也除除陳生新也載則也離歷
冬寒夏暑
愚按周二月夏十二月也首章言自我之徂西至
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也今則既已離歷
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
徂曰往者始發而往於彼也曰至者已往而至於
彼也二義不同今以二月初吉書於至于艽野之
下則二月爲至彼之月也二章乃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言其昔我之往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

之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而除舊布新也我之始
往自謂其時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
得歸故心憂而念我之獨也上言日月其除故下
言歲聿云莫首尾相應也三章亦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言昔者我之往也日月方奧與厥民隩之
義同言十月氣寒而民聚居於室內室內西南隅
爲奧古字通用也我之始往亦自謂其時即歸何
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得歸采蕭穫菽以爲
卒歲之用也上言田畢入居之事故下言助養農
夫之具亦首尾相應也此兩章皆言歲聿云暮義
見唐風蟋蟀篇孔疏謂十月以後爲歲暮而歲遂

將暮爲九月既引豳風七月又引此詩以證之是也今若以夏正二月爲說則首章二月初吉當書於至于芃野之上文而不書其辭失序不得以爲二月而始往也當言昔我往矣如下兩章而不言不得以二月初吉爲下兩章方除方奧之月也仲春非歲首亦不得以除舊而新爲二月也自二月至九月則肅霜之月氣肅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冬寒夏暑也以是觀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往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芃野至于明年之九月尚未得歸踰年之久能無憂乎此詩之旨次序甚明與周正合然則二月初吉爲夏十二月周二月信矣

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傳曰周之暮春於夏爲孟春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

愚按蔡氏書傳引此以爲牟麥將熟其爲季春可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載耒耜措之

于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苗始庤錢鎛不亦晚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夫麥種於今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見於經傳甚多皆未爲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也朱子以此篇爲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

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牟將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而此詩爲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

甘誓怠棄三正

蔡氏曰子丑寅之三正也怠棄者不用夏之正朔此見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子丑之正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愚按蔡氏之說是也既改正矣而又曰不改月數何也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

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

漢孔氏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奉

嗣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羣后咸在位次
唐孔氏正義曰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
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周法以踰年即位商謂年
爲祀伊尹祠于先王祭湯也奉嗣王祇見厥祖見
湯也

愚按蔡氏集傳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以元
年爲踰年即位改元之元年（辨見踰年即位改元）十二月者商以建
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以商爲不改月數此十三
月即夏之十二月也（辨見改正朔不改月數下）考之於書虞夏受禪
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宗至於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爲正

月者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之必書元也
春秋於定公元年不書正定無正也商既以十三
月爲正今但書十二月而不書正則是商無正矣
不可也漢書律歷志曰成湯即世崩沒之時商十
二月乙丑朔旦冬至故書序曰成湯既沒太甲元
年使伊尹作伊訓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
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誕咨有牧方　是朔旦冬
至之義也蓋漢初古曆猶存此其全文也故孔氏
從之非臆說也蔡氏又曰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
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
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謂改正朔不改

月數也今攷之春秋胡氏傳所引周書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襲至於敬授人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自夏者仍以夏時也今謂朝覲會同班曆授時三代皆以正朔行事與周書不合矣今若果如其說以之班曆授時則虞周之時冬行春令四時失序信不可也蓋蔡氏未及考於周官之有正月正歲亦未及聞朱子晚年之定論故亦疑於冬不可爲春而爲是說也律歷志又曰太甲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義也與書序同故孔氏從之亦非臆說也然孟子

之言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既與漢書略有不同而趙氏程子兩說亦異固莫知其軌是但古者重於君臣之禮不以叔姪弟昆逆其祀故有祖廟有考廟今言祇見厥祖則是湯爲之祖矣有祖則必有考爲人後者爲之子也雖衆說有略不同而太甲有所繼之父之服則同也雖有所繼之父之服而重在於湯故既祀于先王而又見于湯也古人之言簡質但言祇見厥祖則有父之服可知漢書言成湯崩沒之時書序言成湯既沒皆是槩指前後之事而言古文則然也蔡氏又引詩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爲寅月起數之證愚已辨於引詩

之四月矣又引史記書秦元年冬十月以爲證則子丑寅三陽之月三代皆以爲春則可若建亥六陰之月無陽氣蠢動之義信不可以爲春秦廢先王之正自爲一代之制史氏書秦之制亦自爲一代之文不得引以爲例也蔡氏又引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以謂祠告復政皆重事故皆正朔行事以爲證則祠告之誕慢王之誥固有受冊即位之明文（詳見後辨踰年即位改元）而復政之說則伊尹因太甲有三年之喪乃營桐宮使之居憂於此密邇成湯之墓以絶其昵比之私興起其自怨自艾之心而歸於善也及其克終厥德則

因其終喪之月以冕服奉迎以歸非前廢王而今復辟也且愚固嘗合二篇之年月日而考之自崩年即位之元祀十有二月至于終喪歸亳三祀之十有二月正在禮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月也若以爲踰年而即位改元也則方其即位改元之月既已踰年矣而又加以自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爲四年而非三祀矣夫孟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太甲中篇亦明言三祀非四年也而況營桐之舉乃人臣之大變不得已之事伊尹之心固幸其君之終喪而亟迎以歸也今乃既踰終喪猶未復政而因循以至于四年以伊尹之聖

決不爲是萬萬無疑也由是而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即位改元之元年又無疑也且愚又嘗考於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之文矣夫自元祀之十有二月至于三祀十有二月之朝旦以畢喪之月數計之其時爲二十有四月之方畢猶有一月之虧也伊尹之聖決不以一月之有虧而亂喪紀之常亦無疑也竊意太甲即位之月與康王即位之月同則自元祀十有二月以至三祀十有二月之朝旦恰爲二十有五月而無虧踰月即位之云恐亦未得爲至當之論也噫孔傳與序朱子固嘗疑之矣蔡氏又非孔傳引蘇氏之說以崩年改元爲亂世事則康王之誥自乙丑至癸酉方及九日明爲崩年即位固與此篇同矣詳見辨踰年但古人之禮與後之亂世即位於柩前者事雖同而心則異也以是觀之則十有二月爲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信矣

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孔氏正義曰周之孟春建子之月也按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愚按孔氏之說是也漢唐諸儒無異論也蔡氏以爲孟春建寅之月引鄭氏以詩維莫之春爲夏之

孟春乃承襲漢儒之誤（說見前引詩臣工篇）又以爲四時改易皆不得其正正愚所謂未及聞朱子晚年之定論也周有正月正歲安有四時改易之不得其正者乎

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朝

序曰一月戊午師度孟津

愚按蔡氏謂孔氏因一月戊午遂以泰誓篇十一月爲春非是今以漢書律歷志考之則孔氏爲有據律歷志文見下武成

牧誓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孔氏正義曰周之二月四日

武成篇（從更定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孔氏正義曰周正月辛卯朔二日壬辰伐紂二日癸巳發鎬京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度孟津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朝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乃誓是也

愚按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引傳曰

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辛卯朔子月明日壬辰又明日癸巳始發戊午渡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戊子至戊午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此與今泰誓武成日月時皆合但其文與今之古文武成不同孔穎達謂漢書所引爲僞書其後又亡其篇漢世謂之逸書引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矣又按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與漢書同託於孔壁後出之書乃疑其僞姑未暇辨但二篇皆以一月壬辰爲周之正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商十二月也蓋武王初伐商猶未革命未改正朔故但書一月序亦言一月戊午與洪範惟十有三祀同義蓋以武王初克商即下車訪箕子其時猶未改正朔故稱年曰祀也武王克商之初猶未遽改正朔可見文王未嘗稱王矣

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偃云云歲則大熟

孔傳曰二年秋也

愚按豳風夏正云八月其穫則此云秋者周正七月也八月雷收聲雷電以風爲七月也後言歲則大熟指十月也何以知其爲十月豳風七月之詩

曰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朱子集傳以爲自田而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禾稼總五穀而言也五穀皆熟爲有年故書之曰歲則大熟猶春秋並書麥禾也麥禾該五穀而言也五穀咸不熟爲饑歲故書之曰冬大無麥禾蓋周以十一月爲歲首十月爲歲終會計歲事皆於十月以是知其爲十月也此篇書秋不書月以七月於夏周皆秋無俟乎書月春秋書冬不書月以十月於夏商皆冬亦無俟乎書月也然則此篇之秋大熟亦周時也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云云越三日丁巳云云越七日甲子云云孔氏正義曰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至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愚按此言周之三月爲農時是夏之正月也則二月既望爲夏之十二月也與小明詩二月初吉同也二月不繫之時者二月於周非春也

洛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舊脫簡在康誥先儒定爲洛誥文今從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戊辰王在

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孔氏傳曰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

孔氏正義曰成王東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武王騂牛各一也此歲入戊午部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筭法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朝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以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故曰烝祭歲也

愚按律歷志是歲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冊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周以十一月改正月爲歲首故曰烝祭歲孔說是也冬

祭曰烝此月烝祭者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也
篇首惟三月夏之正月也不繫之時
多士篇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
多方篇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愚按二篇皆周月也多方五月不繫之夏者五月
於周非夏也
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云越翼日乙丑云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云
孔氏傳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
愚按漢律歷志成王崩年之四月始生魄月十六日
甲子哉生霸引顧命云與書同四月夏二月也不

繫之時
總論六篇之義金縢書時不言月召誥洛語多士
多方顧命書月日不書時蓋周以子月爲正於夏
正有兩月之不同夏正自前代行於民閒已久而
正月正歲又自有參差之不齊故於時月日之書
皆不相繫以一臣民之耳目視聽使之不惑此周
一代書法也厥後魯公費誓甲戌我惟征徐戎甲
戌我惟築禡周之書法見魯用周正朔也
甲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月越三日壬申王朝步
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愚按漢律歷志曰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

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胙王命作策豐刑孟康註曰逸書篇名漢儒未曾見今畢命篇首年月日皆備與周史官書法見於伏生口受者異非特文章體製氣象之不同此所以爲孔壁後出之書也

論語

曾點言志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愚按此章程子朱子發明曾點已見大意之旨論語第一義孰敢少實其疑矣近觀平庵項氏安世家說引漢志漢初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魯沂上有溫泉故曰浴乎沂有舞雩臺故曰風乎舞雩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也上已祓禊起秦昭王尚時未有也蓋夫子問諸弟子以如有用我則將何以用世故諸弟子皆

言其用世之事點以此對欲以農事爲國故指孟春祈穀之事言之亦用世之事也夫子言三年有成亦指農事言之猶孟子勸齊梁之君行王道而先農桑也其說雖出於漢初之鄙俚而去周未遠似亦有據項氏朱子同時人說諸經皆平正而非爲新奇之論者姑録之以備周時之一說未敢以爲必然也

禮記

明堂位篇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曰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白牡殷牲也

愚按魯郊用周禮禘用商禮先儒曰正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魯僭也建子十一月謂之孟春建巳四月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詩二月之爲四月維夏亦明矣後篇正月日至尤其明證

雜記篇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言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爲六月獻子捨此義欲以兩至相對以天對祖垂失禮意矣

愚按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午之月夏正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正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

禮記

明堂位篇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曰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

鄭註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白牡殷牲也

愚按魯郊用周禮禘用商禮先儒曰正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若天子之事魯僭也建子十一月謂之孟春建巳四月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爲春明矣詩二月之爲四月維夏亦明矣後篇正月日至尤其明證

雜記篇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鄭註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言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爲六月獻子捨此義欲以兩至相對以天對祖垂失禮意矣

愚按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至以周十一月不爲冬也建午之月夏正而曰七月日至不曰夏正以周五月不爲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爲冬而以爲春亦明矣

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

鄭註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

孔正義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月令云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爲十二月

愚按漢蔡邕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臘送而不迎皆歲終之祭也夫三代及秦正朔不同則其爲歲終各異故月令於孟冬十月曰臘

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則秦建亥爲歲首之月也既與歲終之說不同而秦以十月爲臘遂改臘月爲嘉平今曰夏曰嘉平則又誤矣其說亦難盡信也鄭氏三代皆蜡以亥月之說愚亦未敢盡信

周禮

大司徒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八事以聽王命

鄭註正歲夏正月朔日

愚按正歲朱子所謂周禮有正歲正月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是已而春秋胡氏傳引周書猶自夏焉者亦此意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冰秋刷

鄭註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凌冰室也三之者爲消釋度也杜子春讀掌冰爲主冰正

爲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

愚按周書謂授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杜氏亦謂田狩皆用夏時則藏冰之用在於賓食喪祭亦皆用夏時也故此以夏正十二月言之下文亦然然與豳風左傳亦不同矣 詳見後異說辨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註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孟春之夏令所云脩封疆審端經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也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註中數月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曆也

訓方氏掌通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註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正歲則行事 註占蒙以季冬贈惡蒙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歲終則弊其事弊斷也謂此其吉凶然否多少

小司寇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註定此簿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愚按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大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也所謂自夏所謂正歲用夏時也

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都鄙註正月之吉正月朔日也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都鄙註正月之吉正月朔日也

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註正月朔旦

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註正月朔日

愚按鄭註云正月謂周之正月則夏十一月也正歲則夏之正月也所謂自夏用夏時也

史記

曆書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云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

索隱曰案古歷者謂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太初歷等皆以建寅爲正謂之孟春顓頊夏禹亦以建寅爲正惟黃帝及殷周魯並建子爲正而秦正建亥漢初因之至武帝元封七年始改用太初歷仍以周正建子爲十一月朔旦冬至改元太初歷焉今按此文至於十二月節出大戴禮虞史伯夷之辭也

愚按此則黃帝以前已有三正與夏書甘誓合非

始於三代也又按建寅爲正謂之孟春則在天之月止有建于建丑建寅至於建戌與亥而春夏秋冬孟仲季之名出於人之所命隨時而改以爲一代之正朔者也商正建丑而此云並建子者猶易繫曰潤之以風雨風不得爲潤也伯夷虞史也古人簡質言多類此非誤也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政若循環

愚按三代改正子丑寅迭爲正月伊訓書十二月不書正非夏正十二月也商周既改正矣而此云十二月十一月者漢武用夏正司馬遷漢時人言今夏時見二者爲商周之時後世之辭也

十一月朔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得夜半朔旦冬至

愚按三正始於天施而治天下立人極必當用人紀故夫子言行夏之時自漢迄今用之而不能改人事之當然也然作歷必用天正以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元又自黃帝命大撓造甲子以來數千支必首甲子以子月爲朔年久矣而以子半爲明日者不能改天數之本然也至於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亦猶周之授時用夏時也

漢書律歷志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故黃鍾爲天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棣音替）族出於寅人奉而行之今太簇爲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事物各得其理故太簇寅爲人正爲天正（師古曰正音之成反）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太簇寅爲人正

愚按在律歷爲三統在正朔爲三正

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爲秋秋鞦也（即揫也）物揫斂乃成熟少

陽者東方東動也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
愚按四時之名皆人所命春蠢也言陽氣蠢動也
于一陽之月丑二陽之月寅三陽之月故夏商周
皆以爲春亥六陰之月不可爲春矣故行之不久也
夫曆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
愚按此可證魯論行夏之時爲在天之運四時之
時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師古曰復重也因也今三代之統絕而不序矣
愚按漢初尚因秦制以建亥爲歲首故云二代之
統絕而不序見帝王必改正朔以爲不改月者非

也
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元孟康
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師古曰共讀曰供又
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爲
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
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孟康曰辰有十二其三爲天地人之
統老子曰三生萬物是以餘九辰得三氣乃能施化故每辰得
以三統之數乘之是謂九三之法得積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十一三之
以爲實孟康曰以子數一乘丑三餘次辰亦每三乘實如法得一
之周十一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
愚按公羊傳何休註春秋二月三月皆書王者周
二月殷之正月周三月夏之正月也與此同陳寵
傳亦同子丑寅之三月皆書王而此曰春三月亦

後世之辭也

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爲三月商爲四月周爲五月（師古曰此左氏之辭）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登降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故三五相包而生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天施復於子地化自丑畢於辰（如淳曰地以十二月生萬物三月乃畢）人生自寅成於申（如淳曰人功自正月至七月乃畢）故歷數三統天以甲子（李奇曰夏正月朔旦）地以甲辰（章昭曰殷正月朔日）人以甲申（李奇曰周正月朔日）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

愚按孟仲季迭用事爲統首謂夏以建寅爲孟春而建卯建辰爲仲季商以建丑爲孟春而建寅建卯爲仲季周以建子爲孟春而建丑建寅爲仲季迭用事爲統首則四時之孟仲季皆三代命之名特夏時爲時之正令之善也

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

十二月乙丑朝旦冬至（詳見引書伊訓下）

愚按冬至在十二月則以爲夏正十二月不可也

蓋商正十二月也

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午（詳見引書泰誓下）

武成篇曰文多不載詳見引書武成下

召誥曰云詳見引書召誥

洛誥曰云詳見引書洛誥

顧命曰云詳見引書顧命

魯煬公二十四年正月丙申朔旦冬至

魯微公二十六年正月乙亥朔旦冬至

魯獻公十五年正月甲寅朔旦冬至

魯懿公九年正月癸巳朔旦冬至

魯惠公三十八年正月壬申朔旦冬至

魯隱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見引春秋左傳

愚按漢初魯歷與黃帝顓頊夏商周之歷俱存劉歆用之爲三統歷班固取之爲律歷志所引冬至見於魯六公之時者皆在周正月非夏之正月左傳曰日至而此曰冬至者則亦後世之辭也

陳寵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射干生月令仲冬曰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烏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動萌也禮記月令諸生蕩安形性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雖雖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焉北向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雖雖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也月令正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三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首色尚赤夜半爲朝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首色尚白雞鳴爲朝十三月萬物始通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故夏以人正爲歲首色尚黑平旦爲朝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

也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之興改從簡易蕭何草
律季秋論囚俱避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又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
中革百載之失建承平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
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月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通三統也何休註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亦宜乎
帝納之

春秋春王正月考　前集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附改正朔不改月數

冬不可以爲春辨

或曰前代諸儒曰冬不可以爲春曰建子非春亦明
矣今以周正建子之月爲春何邪曰此非愚之臆
說子朱子晚年之定說也非子朱子之創說吾夫
子告顏子爲邦之明說也是何也春夏秋冬四時
之名也正至十二一年十二月之數也時與月固
二者也然而月繫於時言時可以該月言月不能
以該時也使夫子之告顏子而曰行夏之正則於
商周之時猶有疑也今吾夫子明曰行夏之時則
夏之時以建寅之月爲春爲正吾夫子之已言也

有夏之時則有商周之時夏以建寅之月爲春爲正則商以建丑之月爲春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春爲正夫子之未言也而言固已在其中矣聖人之言簡奧固無疑也前代諸儒曰以夏時冠周月則既亦以時與月爲二矣顧猶於此未之深察何也蓋嘗論之自子丑以至戌亥月行之所會其在天者有恒度斗杓之所建其在地以應乎天者有定分此其千萬古而不可易者也若其始於春而終於冬始於正而終於十二者在天固未嘗先有如是之名與數也亦在乎古者帝王受命改物之迭用三統者從而命之從而數之耳攷之前史則

黃帝始造甲子而建子至顓頊始建寅而唐虞夏因之逮於商復建丑周復建子月既爲正而時亦隨之以爲春姑論春之爲義則春者蠢也言陽氣之蠢而動也子丑寅三陽之月也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春非若建亥純陰之月之不可以爲春也然而商周之春天施而地化之義也若夫人事之紀則當以夏時之春爲正農事之耕耘收藏田政之蒐苗獮狩祭典之祠禴烝嘗皆不能不以夏時何也麥稻之薦魚鮪之獻與夫羔豚之行膏香之膳四時不同必以時物故也於是商周之時以之而發號施令於天下以之而紀年書事於國史雖皆

用當代之正而其於此數者則立正歲以用夏時所謂猶自夏焉者也商制雖無可徵而周制之見於周書周官者班班可考也第以正月正歲既有二者參差不齊之未便而夏正之用於前代者既久則夫閭田野之間已習之話言猶有因循而不能改者亦不能以歸一不若夏時之盡善而夫子所以欲從之也故謂建子建丑之爲春雖可而有未順如朱子之說則可而直以謂建子建丑之爲冬而不可以爲春得無過於已甚者乎竊嘗思之周之正月夏十一月也春秋不修之前魯史於此當若何而書之也不書爲春則書爲冬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若如冬不可爲春之說則是魯史舊文本書冬於正月之上至夫子修春秋欲寓行夏時之意始改爲春而以夏時冠周月也且夫春者始也（律歷志正春皆始也何休曰春者時之始）書以首時今猶疑其不可而冬者終也顧可以爲首時乎而況隱公元年一經之首二百四十二年之月日皆由此而起而乃書冬於正月之上曰冬正月於義既不可矣而人之謂斷辭也何居是則魯史舊文之不如是也決矣以爲至夫子而改之也則春秋爲尊王而作夫子生周之世而改周之時於義尤不可也以是言之帝王之世是惟不改正朔則已如其改正朔也則月之數

既已改矣而時之名獨能不與之而俱改乎是則周固以子爲春爲正魯史奉正朔而書之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舊文而書之又何疑乎曰然則冬不可以爲春何爲而有是疑也曰人之常情信於其所習見者而疑於其所未嘗習見者蓋自吾夫子言夏時於前而漢武帝用夏時於後以寅卯辰之三月爲春不以子丑之月爲春者不翅千有餘年於茲矣今而一旦復推原其始之迭用三統以說經則夫人人之習見於天氣和煦之爲春者已久而疑膏發粟烈之非春則亦事理之常無足異者雖賢者猶不能無疑也曰先

儒皆曰春秋爲周月但疑時之非春耳而後之傳書者以爲改正朔不改月數又併與月而疑之何邪曰三代之改正朔欲人君之居正故於一月不書一而書正正者年之始月改正即改月也自正而數至於十二非月數而何也既改月矣則周以子爲正而夜半爲朝商以丑爲正而鷄鳴爲朝夏以寅爲正而平明爲朝朔者月之始日既改朔則已改月矣二者固相因而爲一也今曰改正朔矣而又曰不改月數何也蓋其意以爲但改正月不改餘月而自寅以起數寅常爲正月卯常爲二月至於子丑常爲十一十二月而三代常若是也若

如其說則是以爲三代皆不改正朔而載籍皆不可信也則夫子當周之世而何爲曰行夏之時春秋於子丑寅月獨何爲而書王也其說不可通矣況乎改月明見於孟子而朱子已主其說以爲集註矣何蔡氏之於師說而忘之也至其曰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則又甚矣設使當周之時但有正月而無正歲以兼用夏時則誠如蔡氏之言矣今既有正歲以立人事之紀則又奚有改易時令以俶擾天紀之事者乎疑其未聞朱子晚年之說而然也且如其說則與先儒又有甚不同者是周之正月乃夏之正月春秋而皆用夏

時與月又有甚不可者矣又曰子安知春秋之不爲夏時夏月也曰春秋因魯史而作若如其說則是春秋於惠公薨没之年必截去其十一十二之兩月以入於隱公之元年移去年所書十一十二月之事以爲元年正二月之事於即位改元之大者舉失其實自此而後每年之間皆差兩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一一舉失其實聖人因魯史以一作經據事直書其不如是也決矣此大節也而既定矣則於其大雨震電大雨雪以及春無冰之類而强爲之說者皆不足辨也已曰然則先儒之未嘗詳攷而深究於此何也曰史氏專於紀事漢儒

雜於讖緯先儒學接孔孟重明經而貴窮理是以有疑於彼未及詳攷而深究之耳昔成都籀桷者言未濟男之窮爲三陽失位程子亟稱之朱子謂此出火珠林伊川不讀雜書故爲所動亦猶是也或又曰朱子語録嘗以春王正月爲千古不決之疑今乃以爲無疑何也曰朱子之於語孟先有精義有或問其後始專用功於集註論語爲改以德章晚始改定而大學誠意章直改至於絶筆故朱子每教學者專看集註且休看或問而語録之書乃其平日與朋友問答講明而門人裒集而爲編者多早歲中年未定之論蓋喪欲速貧葬欲速朽猶

聖人有爲之言而程子語録朱子亦辨之於中庸或問而愚所引三條乃朱子晚年之定論此愚所以不敢從前説而從其後説非愚之説亦朱子之説也建安熊氏禾記考亭書院曰朱子晚年涵養深厚有莫能窺其涯涘者此善言朱子也惟深於四書之學者知之或又曰夫子既告顔子以行夏之時故春秋以夏時冠周月而於此假之以立義其説不亦善乎曰是説誠有理矣然以經文考之而竊不能無疑焉蓋若如是説則是夫子未修春秋之前魯史所書之舊文於元年之下正月之上已書爲冬而不爲春矣至夫子修春秋見周十二

月之不可爲春也乃始改冬字以爲春而以之冠於周月之上也則夫冬之一字不可書於經以首年而夫子周人必不改周之正朔愚既辨之於前矣又況放之周官則周之正歲猶用夏時者特以授時田狩烝享數者之不能不用夏時故但以夏時行事而其月皆仍用周制而未之改也今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夫子既已改周之制又明知十一月之本非春而但虛立春之一字加於其上名實相戾愚恐聖人作經以垂百王之定法又決不如是也由是言之則夫子之告顏子者矣其得時得位則行夏之時以立百王之大法蓋

祖述堯舜之意而中庸引夫子之言曰非天子不制度既不得時得位則用周之時以遵一王之時制又吾從周之意也二者固不得比而同之也曰然則先儒何爲而有是說也曰漢唐以來未有是子丑爲春之有未善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又見夫子有行夏之時之一語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傳春秋者率從其說而終不能以釋然而無疑是以朱子最爲尊信程子者而亦不能無疑焉蓋至於晚年而論始定也詳味其所謂故欲改用夏時之一語則欲之云者志於爲而不

遂於爲之辭明夫子未曾改周制也此愚所以不敢從朱子之前說而從其後說非愚之臆見亦朱子之意也雖然又有說焉春秋者魯史之舊文非夫子之所改而書王於正月者固魯史之舊文乃夫子之所加也夫子之上者則非魯史之舊文乃夫子之所加也夫子曷爲而加之也左氏之傳曰王周正月夫子之加之也以尊周也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見春正月者周一代之春正月而非百王所同之春正月也著之於經而垂之於後世也使後之世苟有作者之覽於斯也必將舉百王所同之春正月而行之也此朱子所謂春秋亦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者也則亦無俟於改魯史之舊文而其欲行夏之時之意而隱然自見於是言者甚明也是一言也而數義具焉聖人之言簡而奧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也夫子書之於前漢武行之於後至於今而莫之能改也聖人之所以爲萬世帝王之師也此固亦其一也乎曰然則孟子嘗曰春秋天子之事矣夫子之改周制或未可知也曰東遷而後時王之賞罰不行於天下故夫子因魯史作春秋褒善貶惡垂戒後世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但言其褒貶之大權以之爲天子之事非謂改正朔也春秋爲尊王而作文公四不視朔則譏之閏月

不告月則譏之夫子周人也而乃自犯不韙乎且孟子之書明著改月當戰國之時猶用時王之制豈有當春秋之世而改周之正朔乎且黜周王魯之說杜預固已非之矣

或又曰春秋傳言人君踰年即位改元故蔡氏於伊訓之元祀以爲太甲踰年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改元之年十二月也胡氏傳引之以爲月不易之證其果然歟曰愚於書引伊訓已言其略矣今攷杜氏左傳註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故說春秋者謂元年公即位爲踰年即位改元也然攷於書顧命

康王之誥則有不同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者路寢旁左右翼之室也恤宅宗者爲居憂之主也王崩在於路寢而殯焉則嗣王居憂之所亦在焉延入翼室者將定嗣子之位以主喪然後即嗣君之位以繼統故延入於此而俟之也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鄭玄曰癸酉大斂之明日也天子七日而殯伯相命士須材自秋設黼扆綴衣以至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陳設既備王乃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即位者君臣各就其

位於下文總言之也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
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則太史陳成王顧命康王受
之而即位也曰嗣訓曰臨君周邦即嗣君之位明
矣其始也迎入以爲居憂之主則稱子釗明其定
嗣子之位也及其由賓階升以即位則稱王而自
此以下皆稱王明其即嗣君之位也不言王即位
者蒙上入即位之文也古者君既即位之後則史
官紀事即書此爲嗣君之始年以計其歷年之久
近此不言元年者周官諸篇或書時或書月日皆
不書年也又當居喪不言之時未有事可書故不

表年以首事也自乙丑至于癸酉方及九日謂之
踰年即位改元可乎周制猶爾商人尚質不若周
之彌文必不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也可知矣曰
然則踰年即位改元見於春秋而孔氏正義於書
以爲周制果然乎曰元年公即位書於春秋此固
周制也第以康王之誥觀之則非周家盛時之制
也何也傳春秋者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皆攝也若據康王之
百官聽於冢宰告廟臨羣臣皆攝也又曰
誥則王崩而嗣子就位以爲喪主至受顧命乃更
吉服而受冊以即位然後受同以祭而其禮皆殺
於祭焉其曰三宿者進爵也三祭者祭酒也三咤

者奠爵也上宗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曰酢者報祭也曰嚌者以酒至齒也不立尸不飲福以在喪也曰廟門者路寢之門以殯在焉謂之廟非在國之左之宗廟也曰卿士邦君者與於廟中之祭者非朝覲會同之羣臣諸侯也與傳所謂告廟臨羣臣者異矣及其禮畢乃釋冕而反喪服焉謂之反喪服者明其初由喪服而更吉服今又自吉服而還凶服故謂之反也既反喪服而諒陰不言至於三年之喪畢乃始出而告廟而臨羣臣不復攝於冢宰矣此其見於書者可知已竊意世德下衰之後總百官者不皆得伊周召畢之臣而大位姦之伺也其防不可以不審於是乃以昔者三年服終之事移之於踰年之始以從中制觀隱公之元年出而盟邾于蔑陵夷至於閔公以喪服未闋而吉禘於莊公則先王之喪制廢壞已久不復知有三年之喪達于天子之義可知已不然子張何以疑而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而夫子荅以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言古之人皆然明今之人不然也若是則踰年即位出於東遷之世非周之盛時又可知已曰康王君臣之冕服即位蔡氏既引蘇氏之說以爲失禮而著之傳矣今乃引之以爲據之以爲說何也曰康王君臣非特冕裳之爲

吉服也在禮凶事設洗於西階西南吉事設洗於東階東南今太保上宗皆由阼階(東階也)蓋以盥洗在東故由便升而不嫌於爲主以吉禮而行吉事矣是義也見於朱子荅潘子善書以爲正王之尊重君臣之禮愚已言之於引書之伊訓矣若如朱子之說則天子之禮異於諸侯而蘇氏所引左傳鄭子皮之事乃列國交際之常禮不得而例於大君正始之義矣康王君臣夫豈於周公方薨未久之際而遽爲失禮之事者哉若又以商制而言之則伊訓之祗見厥祖猶康王之受顧命於廟也侯甸羣后咸在猶康王之誥卿士邦君入即位也商周

之禮大槩則同但如漢書所言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者文質不同故損益不能無異也故愚嘗因朱子之說而思之以天子之至尊宗社之至重萬邦四海觀望之至衆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可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乎若必待踰年而後即位改元也則其未即位改元之前史官之紀年書事當以是年屬之誰乎將屬之前王邪則前王既即世不可屬之前王也將屬之後王邪則後王未即位改元不可屬之後王也使其不幸前王之崩在於歲首則是一年之間天下而無統也可乎不可也是故蔡氏於書之傳有曰人君即位而史

官即書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耳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始以改元爲重其說是矣然觀春秋之所書則自東遷之周固已以是爲重而其來有漸矣由是而言踰年改元出於春秋之世非周盛時之制也明矣古之人君崩年即位史官書之以爲元年非踰年即位改元亦明矣曰然則非盛周之禮夫子何爲而書之於春秋也曰書與春秋皆古史之文也夫子因而定之修之耳朱子於春秋謂聖人亦據其事而書之使後世見其善惡是也永嘉陳氏曰古者君薨既殯嗣子即位於柩前雖踰年恒稱子必類見然後即於諸侯遷之始諸侯始踰年而即位改元非周制也自平至文六君惟桓文書即位亦惟桓文書錫命不惟類見之禮廢雖請命亦廢成公以後皆書即位亦無錫命矣似亦有見於此也但其以諸侯改元爲僭天子之禮則亦過矣

或又曰周時周月載籍豈無異說豈能會而一之乎曰以朱子晚年之論定之何爲而不可一也其有一二不能一者則亦皆有其說矣攷之諸經皆是周時周月惟易說卦言兌正秋也則言其理非若史紀事也詩七月用夏正則以七月陳王業公劉

治幽之事公劉夏之諸侯故用夏正也易之臨用商正則以文王因憂患作爻辭文王商之臣子故用商正也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用商時商時月則其說具於前之引禮記矣又曰是則然矣詩之采薇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爲夏之二月明矣而謂之春又何也曰諸經皆無異辭獨此一章有不合者蓋周正之改雖其發號施令以新天下之耳目紀年書事著於史官之述而前之夏正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猶不忘而稱道之猶七月之詩前言何以卒歲後又曰維改歲二者不同呂氏曰見三正之通於

尚矣是皆述民俗之話言非史官之紀事也

左傳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絳縣人曰臣占之月正月甲子朔皆言夏正之月而不改又何也曰此則禮記注所謂後世之辭也蓋自漢武而後人皆習見於夏時之久矣人話言不舉夏正以明之則無以見是月之爲周正也不特左傳爲然史記漢律歷志皆舉夏正以明周正辭多不錄至於後漢律歷志紀作歷之法步以黃道日名天正其序亦首之以十一月而終之以十月皆舉夏之月以明周月蓋曉人之辭當如是也至於禮記亦出漢儒郊特牲曰季春出火爲焚也亦舉夏時以明

周時若此者多皆所謂後世之辭也左氏於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日南至不書冬至而曰日南至固以周十一月非冬也莊二十九年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者日之長短與夜中分爲春分秋分也不謂之春分秋分而謂之日中桓五年又曰啓蟄而郊注夏建寅月龍見而雩夏建巳月始殺而嘗夏建酉月閉蟄而烝建亥之月莊二十九年又曰龍見而畢務注角亢龍星也建戌之月日在房故角亢晨見於東方戒事也火見而致用心爲大火亥月之初心星夫角亢之後而晨見於東方水昏正而栽水營室星謂今十月而昏正日至而畢日南至也國語單襄公曰角見而雨畢注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辰見東方建戌之初寒節也雨畢者殺氣日至而雨書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盡本見而木節解本氏也寒露之後十日陽氣

草木之節皆理解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謂建戌之月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曰周之始郊日以至則皆書於傳記之文異於時俗之話言故皆不書時與月所以一民視聽使之不雜非特修辭務於不相蹈襲而然也

或又曰禮記月令秦相呂不韋之書也秦以建亥爲正而是書時月皆用夏正豈不可爲春秋用夏時夏正之證乎曰秦不師古不可以三代之道例之也不韋相秦十餘年其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典禮作爲月令名曰春秋將欲以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多不合於

先王之制如太尉秦官也百縣秦制也季秋夏九月也而曰爲來歲受朔日以建亥之月爲歲首也以其爲書皆出當時羣儒之手故猶爲彷彿古制而欲行之於天下也至於其後徙死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不用之矣然以建亥爲正則其論已定於不韋之時特以十月六陰之月三代同以爲冬不可謂之春以其異於子丑寅三陽蠢動之月故其史官之書曰元年冬十月而漢初因之此秦之自爲制不可以爲三代迭用三正之證也

或又曰子謂自漢而後所引夏時與月皆後世之辭或民間之話言是矣而周官之書如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中春蠶于北郊中春會男女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仲春逆暑仲秋迎寒上春季秋之類皆夏之時也曰是書有正月正歲月終歲終而時皆用夏時與諸書不合則亦自欲爲一代之制者也姑以中冬教大閱言之月令彷彿古制者也於九月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五戎者弓矢殳矛戈戟五兵也馬政毛色之同異方之強弱也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旌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天子六馬并一總主者爲七騶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

方與周官大司馬教大閱自羣吏戒衆庶修戰法以下其事大同而小異又漢書韓延壽傳亦言春秋都試講武非仲冬之事也月令於仲冬之月曰毋起大事以固而閉又曰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則大閱又非仲冬事也今周官於仲冬言之改周之制明矣漢藝文志周官至劉歆始出故其言如此鄭玄學周官故於詩箋亦間有一二不同者朱子謂周禮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先儒亦謂周公作而未及施行之書且闕冬官其文與易爻辭書大誥諸篇不類疑非周公全書也姑著其說於此曰然則冬狩非大閱歟曰蒐苗獮狩常禮也左傳莊僖伯曰皆於農隙以講武非大閱也大閱天子之禮也魯大閱僭也故春秋譏之或又曰春秋謂夏十一月爲周春正月矣而詩之正月繁霜則四月亦以爲正月何歟曰愚按漢律歷志於襄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季平子以爲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說曰正月謂周六月夏四月正陽純乾之月也陰侵陽爲災重非夏之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傳亦謂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正陽之月也故謂之正月太史曰是謂孟夏猶虞史官伯夷曰謂之孟春見四時之名在於人

所命也不特此也十月純陰嫌於無陽而命之曰陽月又曰良月此見月數之名皆人所命也不特此也律歷志曰正春皆始也故何休曰春者四時之始是春之名亦有取於始之義月令夏之五月而曰麥秋至是秋之爲義亦有取於收之義故於麥之熟以爲秋此又見四時之名亦皆人所命也而泥於三陽之月不可以爲春可乎又不特此也時與月固異年與歲亦不同年者因月紀年以計其在位歷年之久近故三代之三正皆可用以首是年在人所命隨時而可改者也歲者堯典所謂四時成歲月令所謂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復始在天之運終古而不易者也故周官太史正歲時之注曰朝數曰年中數曰歲大小不齊正之以閏是也故周有正月起夏十一月有正歲起夏正月二者並行而不悖自漢武而後三正既不迭用而曰歲曰年始混淆而無復辨之者今所謂以建子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不謂之年首者亦皆後世之辭也矣

或又曰孔氏正義引先儒顧氏彪云正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今乃引漢書漢傳以說經何居曰行夏之時夫子以之答顏子之問者夏之時也春王正月夫子以之筆於隱公元年者周之時也

愚是以依魯論與春秋之旨本之於孔孟以及朱子稽之於經史傳記而證之以漢劉歆律歷志陳寵傳漢唐諸儒之註疏非疑大典而信小說也且夫古今之時雖異而理之在人心不可昧者則同昔張霸之僞書漢初固嘗治以爲經引以爲說而卒之不可以欺人者則以理之所在不可以名實眩也然而在漢之時去古未遠黃帝顓頊夏商周魯六曆之猶有足徵也劉歆用之以爲三統歷班固取之以爲律歷志非自爲臆說也而歆之父向之說曰周春夏冬曰周冬夏秋者於春秋三月書春之義尤爲明甚與陳寵同劉氏父子向治穀梁

歆主左氏所傳自有不同而於此則無異說謂歆不可信也而向獨不可信乎朱子注孟子尚引外國書以爲證而於歆獨可以人廢言乎朱子嘗曰漢儒最善訓詁著書多用其說故愚亦以註疏之說皆同而信之也然則元朝之科舉於諸經兼用古註疏者其亦深有見於此也乎

或又曰朱子之說曷爲晚年而始定既定矣而不筆之以爲書何邪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夫子之教也朱子學夫子之學者故其著書立言講明義理沉潛反覆毫分縷析必其了然自信於心而無纖芥之疑者然後筆之以爲書故先儒以謂朱子之

學一邊作冊子上工夫一邊作心身上工夫故能上接孔孟也至於天文地理制度名物則多用漢儒之說而不從其悖理害義者若其有疑不能自信於心者則姑闕之如魯論道千乘之國有馬氏包氏二說之不同於集註但曰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項氏家說以開方法攷之馬氏包氏之說一也）若此類者甚多其他則曰疑有闕文誤字皆不强爲之說也其於伊川程子則盡學其學而尊信其書不敢輕改其說又必反覆自信於心而不敢遽信之也觀於集註章句易本義大全文集可見已是以於春王正月蚤亦有千載不決之疑至於晚年而其說始定

也又嘗考於朱子之說以謂論孟既明則權度在我而六經可不治而明故其著書多用功於四書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改之又改至於絕筆而後已於諸經則書僅訂正其首四篇而謂其他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詩亦猶書去其小序易則明其本義此皆先正乎其大者至於春秋既疑三傳以一字爲褒貶非聖人本意又疑胡氏猶以理而穿鑿又謂直是夫子親與某說方敢盡信是以未及爲傳而於春王正月之說雖晚定而未及筆之於書也古人謂校書如掃塵然隨掃隨有而況著書立言於千載遼邈之後衆言混殽之中而詳

考深究以求眞是之歸者其工力爲尤難伊川程子平生惟易傳爲成書自謂只說得七分而藏之不以示人猶冀晚年之有進亦猶朱子之意也曰朱子之意固如是也魯齋許先生學朱子者亦謂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可有益至於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此等疑問姑闕之可也今子於此而深辨之無乃涉於躁狂非敦厚含蓄氣象也乎曰闕其疑者謂疑之不可釋者今子朱子既有定說而門人據之以爲集傳則春王正月之疑可以釋然矣使無朱子之說則呂寧何人也而敢自爲臆說乎且朱

子於諸經雖有未暇及者亦未嘗不深致其意也於書屬之九峯蔡氏沉於易成之於節齋蔡氏淵於儀禮成之於信齋楊氏復而春秋則成之於臨江張氏是皆有意於更定而其門人繼其未卒之志也今既有其定說譬如荊榛塞路前之人既已薙而開之以任其甚難者矣而後之人乃不廓而廣之而辭其所差易者焉以一已之嫌疑而廢前人之功力非君子忠厚之心也是故呂寧生朱子之鄉讀朱子之書悉用朱子之意而辨衆說之疑也非愚之說也亦子思子辨之弗明弗措之說也雖然夫子於春秋猶曰知我罪我朱子亦以說經

而往往囫圇旨寧雖至愚而慮不及此乎姑輯成編藏之於家不敢示人以俟於後也噫朱子樂善無我九京可作旨寧當下拜函丈之前而請是正焉

愚既爲是考尋讀廬陵李氏廉春秋會通引新安陳氏櫟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之說而從之以爲周自武王滅商之日即改月而史就書爲春是則商未嘗書爲春至周武王始改之也若以爲商未嘗改也則商時於正月上文亦將若何而書之其書爲春邪抑書爲冬邪愚已辨於前矣二氏之說足破學者之疑惜其猶有未盡釋然者蓋亦嫌於質疑事而然也且又云據胡氏說則周時與月皆未嘗改四字乃聖人新意如是則又以爲周時月皆依夏時而三代未嘗改正朔也愚亦辨於前矣茲不復贅而附著於後云

愚既述是編而安南大夫來見言近世巴州以齋陽氏恪有春秋夏時考正一編三十四條亟取觀之其說謂自堯典定時成歲之後四時十二月之序一定不移虞夏商周皆因之春秋時皆夏正之時月皆夏正之月謂夏時冠周月之說非是謂加周一字皆左氏之罪又謂朱子嘗曰改正朔者改歲首耳月不可改也愚請擿其理不通而强爲之說

之大者言之陽氏於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章說曰按豳詩五穀之中惟禾稻最晚十月納禾稼十月穫稻是也七八月旱申酉之月也秋旱則苗槁指禾稻而言也玫之朱子詩集傳曰禾者自田納於場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者曰稼禾麻菽粟麥是爲五穀而禾特居其一秋稻菰粱之屬皆禾而稻亦特居其一自古踰淮以北中土之地皆種五穀以備凶荒而粟穀最多稻特其間有者耳惟南方水多寒少則純種稻故史記以羨魚飯稻爲吳楚之俗陽氏蜀人也理宗三十九年爲蜀舉首蜀居西南一隅宋南渡後不逓中原理

時蜀已喪亂士皆流寓江南故其所見皆江南風土也孟子生鄒縣所告者齊梁之君不可專以苗槁爲指禾稻之最晚者而言也且若以爲穀邪則豳風言八月其穫月令言孟秋登穀今中原八月皆收禾而種麥無所謂苗也彼固不敢謂之穀也若以爲稻邪則中原稻既絶少而江南之稻自白露之降苗不復長亦無所謂淳然興之之氣象矣此其理不通而强爲之說之一也陽氏於歲十一月徒杠成章說曰以時令考之戊亥之月寒未至於酷烈猶可褰裳以涉子丑之月氷壯水澌寒凍極矣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人則民必有病涉者

故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夫既自以爲子月凍極則此時僅成徒杠而民有不病涉者乎則其自相牴牾有不可從不若朱子從趙岐之說合於周語十月成梁之爲善此又理不通而强爲之說之二者也陽氏又於此條引其父存齋之說得之於朱子高弟涪陵暴氏淵亞夫者以爲朱子孟子集註成於淳熙四年其時年四十有八後知周改歲首不改月爲確論嘗欲改註孟子而其書已行於天下矣是又不然朱子嘗自謂平生精力盡在四書中庸第一章言一篇之體要論語爲政以德章得於心而不失者皆晚年始改定而大學誠意一章直改至於絕筆而後已其時朱子四書非不行於天下也故謂朱子於諸經有未及改定者則可謂朱子於四書有未及於改定決不可也以是觀之則朱子於集註知改月之爲是不可改而不改彼謂欲改註而以其書已行於天下而不改之者非深知朱子之學者也夫改月之說爲是則其所謂改正朔只改歲首而謂於月不可改者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蓋改正即改月改朔即改月愚已詳辨於前矣而時始於春終於冬數始於一終於十國之大政事大號令大朝會皆於改正朔之歲首行之以新天下之耳目安有書爲冬十一月而可

以爲一歲之首者乎以愚所述朱子之三說於是編之首者而揆之故意其必非朱子之言也若又隨其所條而辨之則大雨震電大雨雪者一月兩大異也今獨以大雨雪爲異則大雨震電不必書矣春秋謹嚴書法不如是也冬十月雨雪以爲一月雪猶可也冬大雨雪以爲亥子丑三月皆大雪則書春宋災者爲寅卯辰三月皆火災乎不如是之甚也其書無冰不於鑿冰收冰水方壯盛之時而謂於開冰放冰之日書法失本末重輕矣春秋亦不如是也其論啓蟄而郊知有祁穀上帝之郊而不考於圜丘祀天之郊也其論宋災陳災者知有大火昏見於建辰之月而不察大火有旦見於建丑之月也其論冬孛於大辰以爲火已伏而不知火雖伏而火之次故在也四者之說愚已詳陳於前引左傳矣至於其以秋無麥苗爲八月種麥之時無麥之苗則冬無麥禾亦以爲無麥之禾可乎以日南至爲非冬至之日至則朱子於孟子集註何以言千歲之日至乎以隕霜殺菽爲菽之晚熟而在田豈有禾稼皆收而八月可烹之物獨至十月而猶在田者乎以取麥取禾爲非芟蘇則後世隋人困陳亦用此策蓋臨期不能盡得故先時芟蘇之也其引一日之子時則說亦未當只可以

明日此明年以旦此朝也其引汲冢之書則汲冢
明爲僞書謗誣聖賢壞傷名教其引秦漢之史則
自秦而後不同三代不可以爲證也其引董仲舒
之策則董子治公羊學但言春者天之所爲未嘗
言春秋之春爲夏正之春又其引屈宋之辭則屈
宋楚人也楚不難於僭周之王號而難於改周之
正朔乎皆未足以爲證其餘則大抵皆强爲之說
以求其通而卒不通也愚亦不悉辨也矣又況朱
子於七月之詩明言周公述后稷公劉之事則后
稷公劉夏之臣子用夏之正朝昭然可知今其所
引以爲朱子之言者乃如此故愚意其必非朱子

之言不然則其中年以前方疑未定之時之說也
且其所引晏氏之言則亦祖於蔡氏改正朔不改
月數之說耳且蔡氏身爲朱子門人其父西山先
生爲朱子之老友同居建陽一邑也猶且未及聞
朱子之定說而有不改月數之說況於晏氏亦蜀
人寓江南於朱子必非朝夕親炙者宜其亦未及
聞而遽執未定之說以爲確論也昔當宋氏之世
朱子之學大行固有一登其門即稱朱氏弟子者
朱子於來者不拒也而於黨禁方興之際荅吳伯
豐書有曰且得朝廷與某大開爐鞴鼓扇一番則
亦有深意矣噫固矣哉陽氏之說經也若如其說

則書冬十一月於一歲之首以冬而先於春以十一月先於正月天道節而四時成一年十二月先後之序果如是乎彼自以爲以天道觀聖經其果然乎愚見世之人多悅於名而不察其實也非惟不足以考夏時之正而愈以滋學者之疑是以不得已辨其非以附於後若近代諸儒衆說之不同者愚固不暇辨且不敢云

後世唐武后天授元年十一月朝日南至改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不改時月亦未嘗書十一月爲歲首至肅宗又以子月爲歲首以斗建紀月行之僅一年而止耳併

王茂林

附於此

春秋春王正月考辨疑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